一位卖报人的三十七年

■ 姜俊在这一方天地里工作了许多年，如今大门上贴着年底关店的通知

本报记者 **杜雨敖**

凌晨4时30分，66岁的姜俊跨上电动车，驶向离家6公里的印刷厂。

城市尚未苏醒，但属于姜俊的“战斗号角”已吹响。途经沪太路邮局时，他总会习惯性地捏住车闸，停车驻足，回想起千禧年初的鼎沸人声。

20多年前，这里曾是上海报刊分发的“心脏”，彻夜灯火通明。从凌晨4时开始，上千名报贩在此排队取报，吆喝声、油墨味与车灯交织成沸腾的海洋。姜俊低声自语：“以前这里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……”

姜俊的报刊门市部在吴淞路529号，隶属于中国邮政虹口分公司，是上海最后一家报刊门市部。不足13平方米的斗室，柜台上下高低左右铺满各种报纸、挂满各种杂志，五颜六色。每天早晨，姜俊从一侧柜台下钻进去，立到柜台后，与每一位进来的顾客热络交流。这里承载着许多人对纸质媒体的情感寄托。门外车水马龙，小店氤氲墨香。

然而，37年后，这里却挂上了“年底关门”的字样。

◀ 早上5时30分，姜俊在门市部的台阶上整理报纸，做好开门的准备

▼ 十几年来，老顾客陈先生每天都会来买报纸，风雨无阻。他呼吁为老年人保留这家报刊门市部

本版图片 记者 **杜雨敖** 摄

一 全年无休“早六晚七”

面对顾客时，姜俊是位健谈的上海爷叔，手摸光头是他习惯性的动作，碰到相熟的老顾客，他能笑出鱼尾纹。很多读者都知道他年轻时是上海滩闻名的“卖报状元”，30多年过去了，他从“小姜”变成了“老姜”。

1978年，19岁的姜俊进入邮局做投递员，后来成为报刊发行管理员。1988年11月1日，姜俊开始卖报，由于工作认真努力，短短几年就以每年零售报刊60万份、营业额超过11.9万元居全国报刊发行系统之首，被评为全国劳模。姜俊也没有想到，这份工作他可以坚持到今天。

每天早上5时30分，吴淞路529号的玻璃门“吱呀”一声推开，姜俊在门口的台阶上蹲下，熟练地整理报纸，一捆一捆分好，搬进里面的柜台，6时就已全部整理好。姜俊说，这像一个人的交响乐完成了第一乐章。

6时10分，老顾客陈先生进门买报纸。这位退休教师十几年来每天都准时出现，风雨无阻。“老样子，《环球时报》加《参考消息》。”姜俊无需抬眼，指尖已精准抽出两份报纸递给他。

6时30分，姜俊请来的徐阿姨上岗。因为姜俊每天要给附近的单位和居民送报，徐阿姨就在他外出的时候帮他看店。之后，姜俊戴上头盔，骑上电动车，一溜烟地出发送报了。

塘沽路乍浦路的中学是第一站。门卫看到姜俊打开窗户招呼，有新茶想给他泡一杯，姜俊连连挥手感谢，说等下一次。

海宁路105号久安公寓是第二站。90岁的张阿婆连续30年订报纸和杂志，以前每周还会坐轮椅到店里自取。3年前，她因为身体虚弱出不了远门，改由姜俊送上门。张阿婆的女儿说，妈妈不看报就睡不着。姜俊也将取报纸视为一种信号，每天看见报箱里报纸被拿走，便对老人的身体情况放了心。

第三站是位于九龙路的兴雅公寓。公寓旁有一家五星级的九龙宾馆，姜俊一直梦想把报纸送进宾馆的每间客房。他说以前上海大大小小的宾馆房间内都有报纸，这两年酒店里的报纸则越来越少。

接下来去的是吴淞路575号吉汇大厦，这座建筑是著名建筑师隈研吾设计的。姜俊将一摞报纸放到前台，此时已是早上7时，1楼大厅里却还是静悄悄的几乎没什么人。姜俊开玩笑地问保安：“什么样的白领会在这么好看的楼里上班，我来的时候早，都没见过。”

7时30分，忙忙碌碌送完报，姜俊买点早餐回店里吃。洗洗手、擦擦脸，再泡杯热茶，店外的马路上车辆开始拥堵起来，姜俊就坐在柜台后看阳光洒进来。店铺朝东，姜俊最喜欢的就是上海早晨的太阳，照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开始新一天的生活。

歇一会儿，姜俊就跑到楼上的邮局参与报纸的分发与投递，这是30多年养成的习惯。邮车早上从沪太路的上海邮政报刊发行中心出发，经过临平北路邮局、提篮桥邮局，然后到达姜俊所在的虹口邮局。车上会有大量的报纸卸下，装入手推车，交到投递员手里分拣。

姜俊是熟手，有一套独特的方法将报刊分拣、配齐，再按照地址分别投递。他说，以前每逢重大日子，邮局都会抽调骨干力量成立“服务专班”，对重点报刊实施优先处理、优先发运，严控各环节时效，确保当日报刊精准投送至驻地、会场及重点党政机关。“为了让市民尽早看到报纸，投递员还会提前到岗优化流程，加密投递频次。”

忙完楼上的分拣工作，姜俊又回到自己的店里清点整理报纸。“报纸需要时刻整理，找报纸、数报纸、配报纸，摆好等待每一位顾客。”他将五花八门的报刊摆放得井井有条，这是他对纸媒最大的尊重，也是他最后的倔强。

4年前，姜俊就到了退休的年纪。但报刊门市部对他而言不仅仅是一份工作，他放不下那些不辞辛劳远道而来的读者，于是一咬牙又坚持了下来。“37年了，早六晚七，全年无休。”姜俊笑称自己都已经拿老人卡了，但还是“停不下来”。

二 不让一位读者跑空

柜台后面的铁架上，摆放着一捆捆整理好的报纸与杂志。很多人没法天天来买报，姜俊就为他们配好要看的报纸和杂志，放在架子上收起来。每位读者的要求，他都记得清清楚楚，有的还拿笔写在纸上。

一位读者要最近半年的《兵器知识》，姜俊把它们放在第一层，等对方发信息就帮忙快递；另一摞是一位金山读者的，每个月初来取一趟；还有一沓是一位青浦读者的，每3个月来拿一次……姜俊最喜欢的就是读者们走进他的店，连声赞叹“结棍结棍，侬这里真的样样都有”，还要重复好几遍。他最在乎的那些老顾客，很多人和他一样，从年轻就开始买报，一直到白发苍苍。

姜俊说，十几年前，除了遍地的报刊亭，上海的地铁站内也会免费发放报纸。无数上班族利用通勤时间增长见识。时间再往前推，由于市政府推出“4050”工程，东方书报亭——这个集小卖部、报刊售卖、福利彩票销售等服务于一体的微型便民场所被推上了时代的浪尖，不仅安置了大量下岗工人，也滋养了广大市民的精神世界。

姜俊原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，没想到自己竟成了最后一位报刊门市部的守望者。“我认识的几乎全都转行了，有的送快递，有的做零工。”姜俊一直说是邮政培养了自己，让他一辈子衣食无忧做到退休，虽然辛苦，但心中充满感恩。年轻时，姜俊成了远近闻名的劳模，上过电视新闻，父母脸上无比光彩，一直支持他的工作。也是因为工作原因，姜俊连母亲最后一面也没见上，这是他终生的遗憾。

很多老顾客已经成为姜俊的老朋友：郑先生夏天会抱着两只大西瓜送来，汗流浃背；梁阿姨的儿子结婚了，特意从闵行过来给他送喜糖；年轻的小邱已经连续5年来买军事类杂志，每次进门都吆喝一声：“哈喽啊，姜老师，今天有啥开心的事哇？”

每逢周末，店里人更多，尤其是得知今年底要关门，许多读者特地从上海各地赶到门市部一趟。姜俊不敢早走，都是等到晚上7时以后才关门：“那么多读者，不能让他们跑空。”

很多读者不理解报刊门市部关张的决定。

33岁的谢女士说：“孩子学校布置作业要做剪贴报纸本，我跑了半个上海才找到这里，为什么现在街上连报纸都买不到了？”

38岁的李先生说：“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开一间书报亭，没想到现在连书报亭都没有了。”

46岁的胡先生说：“手机、电子书永远比不上报纸、书刊能翻开的那股油墨香和情怀。”

48岁的李女士说：“互联网颠覆的不光是纸媒，还有我们的青春。”

60岁的吴先生说：“以前通讯不发达，想知道什么只有看报纸。现在手机上每天信息多到爆炸，可真假反而不知道了。”

70岁的陈先生说：“报纸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仅有的阅读，我家不是订阅户，买报纸是我每天的运动方式，能不能呼吁一下，为我们这些老年人保留这个门市部。”

三 城市墨香如何延续

“其实在2024年底，因租约到期，我这个门市部就一度濒临关闭。消息传出后，有顾客从浦东、嘉定甚至日本赶来，有人花三倍价钱求闪送杂志，有人抱着旧报纸合影。最终，在舆论呼吁下，今年续约一年。”姜俊说这话时，满是感慨。

被问起面临的最大困难，姜俊说，一是租约到期，二是后继无人。“邮局目前无法再派专人继续负责这个门市部，我也老了，做不动了，37年没有休息过。要是有个年轻人愿意接我的班，我一定把我平生所学全部教给他。其实只要能经营好一个书报店，生计是没有问题的。”

一位顾客留言：“这不是商铺，是城市的文化胎记。”姜俊也始终困惑：咖啡店在上海开出近万家，报刊亭却为何无法保留？“每位读者进来都在问这个问题，导致大家每次来买报纸杂志总有一种‘最后一次’的感觉。”姜俊说，大部分时间里，他都在尽量降低大家对于保留门市部的期望，以免带来更大的失望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从2008年至2013年，上海消失了579家报刊亭，广州消失了768家，北京消失了1026家，全国共拆除10468个邮政报刊亭。与之相对应的是，从2008年到2021年，我国成年公民报纸阅读率由63.9%降为25.5%，期刊阅读率由50.1%降为18.7%，数字化阅读方式则由24.5%上升为79.4%。

有专家指出，纸媒停刊，新媒体的冲击固然是一方面，报纸同质化、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原因也加速了这一过程。而报刊门市部的存在，可能决定不了一个城市的经济地位，却关乎一座城市的文化素养、公共讨论环境、文化的包容性与多元化程度。比起人人刷短视频，一座纸墨飘香、充满人文关怀的城市更能抚慰人心。

“慢慢看，我这里你想要的报纸杂志都有的。”每天，姜俊望着走进来的读者都会这样说，语气温柔，目光慈祥。女儿曾问他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，他说：这37年，我每天都是凌晨起床，从不休息，算下来比别人多活了好多时间。人老了，到了非要关门的时候，就不强求了。这辈子，守着这家门市部，我看了好多报纸、杂志和书，也认识了好多朋友。那些记忆和我的青春一起，都在大河奔流中汹涌而去。